

永嘉之乱前后的凉州

——兼论凉州之儒学

陈奕行 1700010780

【摘要】本文着重探究了永嘉之乱前后数十年凉州的军事成就与文化发展。军事上以“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为主线，展现永嘉之乱前后凉州的战略选择，及此种选择对其文化发展的影响；文化上从统治者崇儒的政策，地方著姓与流寓士族的文化实力，和当时历史的大环境三个方面客观地揭示了此后十六国时期凉州儒学兴盛的原因。文章指出永嘉之乱前后凉州统治者各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如青萍之末，深深的影响了南北朝时期的儒学文化进程。

【关键词】凉州 永嘉之乱 儒学 流寓士族 河西著姓

1 引言

公元311年，是为永嘉五年，亦为八王之乱结束后的第五年。此年四月，司马越病毙于项城，随后西晋主力在苦县宁平城遭石勒追击而全军覆没，“王公以下死者十余万人。”¹王衍亦死于其中。六月，王弥攻进洛阳皇宫，俘虏晋怀帝，并在洛阳城中烧杀抢掠。司马越和王衍构建的防御体系自此宣告彻底失败。五年后，长安失守，西晋灭亡。

在此动荡的年代，凉州却成为了“避难之国”。凉州得以乱世中保全，与永嘉之乱前张轨的苦心经营密不可分。尔后，永嘉之乱之后，四处避难者“日月相继”，在统治者开明的政策下，凉州成为了文化碰撞的场所，以及汉朝儒学的渊薮。随后北魏统一期间，凉州反哺中原的文化促进了北魏文化的兴起。五凉借此以其在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载入史册。而这一切，都要从张轨出刺凉州谈起。

2 凉州的历史及张轨出任

凉州地处今天的甘肃宁夏一带，民族成分复杂。汉初为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中原与西域联系的要道，“东接兰州，西通新疆”²。匈奴对汉朝的敌视一定程度上阻隔了汉初中原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匈奴本身亦可借此与西域各国勾连对抗汉朝。为解此患，汉武帝时期，“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³“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⁴河西从此进入汉朝的管辖。接着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⁵元封五年，汉武帝设“十三部刺史”，凉州刺史部由此建立。设立凉州刺史部是武帝牵制匈奴，加强西域管理，开拓丝绸之路的

¹ 《晋书·孝怀帝记》

²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稿》

³ 《汉书·西域传》

⁴ 《汉书·武帝传》

⁵ 《汉书·西域传》

重要举措。《汉书·西域传》评论此举为“断匈奴右臂”。纵观整个汉朝，凉州一直是中原与西域交流的前哨站。

其后数百年间，由于凉州地处偏远，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难以有效管辖。社会动荡时期不乏枭雄独占凉州，试图脱离中央自立。两汉之间，凉州先后被隗嚣⁶和窦融⁷所割据。事实上，后世张轨所为，亦是踵窦融之迹。⁸其行事与窦融的相似性，使后世论者多将张轨与窦融并论⁹。光武帝时期，窦融归顺东汉政府，凉州方重回中原统治。

张轨出镇凉州，并非为了一个纯粹的高尚目的，而是有自保之心，史书对此并不讳言¹⁰。张轨“家世孝廉”，在东汉后期的察举制下，足以见得其出身于经学世家之中。良好的家世加上个人突出的能力使得他有机会结识当时的权力中心人物。事实上，八王之乱前期，受贾南风重用的张华十分器重他。¹¹张轨的官职自然也是步步高升。但随着贾南风一党的倒台，张华也因“太子之废，不能死节”之罪被斩首，其死前说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爱死，惧王室之难，祸不可测也。”¹²这仿佛是接下来数百年历史的谶言。眼见昔日恩人惨死刀下，张轨意识到皇室的内讧会愈加难以控制。不说图谋仕进，自身可能都难保。逃离西晋的权力中心，成为了张轨必然的选择。这并不是张轨慧眼独具。时人张翰仕于司马冏，见司马冏投身八王之乱的斗争，便借“莼鲈之思”退居乡里¹³。但是，张轨并没有因为政治环境险恶而独善其身，亦未借晋室自顾不暇而霸道一方，而是悉心经营凉州使之成为接下来中原近百年纷乱的一个庇护所，此举难能可贵。

出刺凉州，从后世来看，使得张轨及时地逃离了权力纷争的中心，避免在八王之乱中招得杀身之祸。这看似是一种政治斗争上的逃避和苟且偷安。但实际上，凉州虽然与中原的八王之乱无涉，但其地处边境，民风彪悍，绝非一个容易治理的地方。东汉前期中央政府尚能有效控制，“大将军窦宪出屯凉州。”¹⁴在良吏的治理下还能够做到“陇右遂安，凉州流通。”¹⁵而到东汉后期，史书中多次出现“凉

⁶ 《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载：嚣遂分遣诸将徇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皆下之。

⁷ 《后汉书·窦融列传》载：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

⁸ 《十六国春秋别本·卷七·前凉录》载：轨以晋室多难，阴图保据河西，追窦融故事。

⁹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窦融、张轨之求出河西，此求全而得全者也。

¹⁰ 《晋书·张轨传》载：轨以时方多难，阴图据河西，筮之，遇泰之观，乃投筮喜曰：“霸者兆也。”于是求为凉州。

¹¹ 《晋书·张轨传》载：中书监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

¹² 《晋书·张轨传》

¹³ 龚明之《中吴纪闻》载：东晋张翰，吴人，仕齐王冏，不乐居其官。一日，见京师秋风起，因作歌曰：“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遂弃官而还国。

¹⁴ 《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第四》

¹⁵ 《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

州羌动”¹⁶，“凉州贼起，朝廷不能禁。”¹⁷，“元嘉中凉州诸羌一时俱反”¹⁸，足以见得凉州的民族矛盾随之汉朝的衰弱愈演愈烈。事实上，张轨之前任凉州刺史牵弘和苏愉均被秃发鲜卑族首领秃发树机能所败¹⁹。彼时还处于西晋初创，国力较为强盛时期，少数民族犹在此兴风作浪。待到八王之乱时，西晋自顾不暇，周边的少数民族势力和内部的分裂势力更加虎视眈眈。

张轨初到任时，为永宁元年，“于时鲜卑反叛，寇盜纵横。”²⁰与当时天下其他地方并无什么不同。史书对于张轨的这一段戡乱经历着墨不多，在短短数年间，便“威著西土”²¹。实现了“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这一看似从不可能向现实的转变。随后又击溃了鲜卑的入侵²²，随即获得中央政府的封侯和采邑²³。此时西晋尚未灭亡，但中央政权已然自顾不暇，所以中央的封赏无疑只有象征意义，但仍能给张轨在河西的地位提供背书。张轨自然也不满足于此，而为“自力更生”做出了较为长远的准备，他平定叛乱后即大兴学校，“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²⁴大兴文教，似乎是史书中一般地方良吏之举。但实际上，张轨目睹了中原王朝衰落后社会思想的混乱，“宪章礼乐，寂灭无闻”²⁵，想要在尚未被动乱波及的凉州建立稳定的封建秩序，儒学是当时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值得注意的是，前凉政权对文教的重视，在同时期的包括东晋在内的各个政权中独树一帜，亦开十六国统治者重视儒学的先河。“虽旦夕小朝，文教之盛，转盛江东”²⁶，此景与张轨及随后五凉的表率作用密不可分。

与中原相同，两汉时期河西亦兴起了一批高门望族，史称“河西著姓”。在魏晋时期，河西著姓在政治上建树甚小，也没有形成规模，只是通过利用或发动变乱，以期达到对地方政权的控制。²⁷但张轨初到任时，便“以宋配、阴充、汜瑗、阴澹为股肱谋主”²⁸。将河西著姓引入河西政治舞台的中央。获得当地著姓的广泛支持，这也是其初期戡乱效果显著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张轨随后在河西乃至天下威名的建立，与当地著姓的支持密不可分。《魏书·张寔传》便有“轨

¹⁶ 《后汉书·张王种陈列传》

¹⁷ 《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

¹⁸ 《后汉书·五行》

¹⁹ 《晋书·秃发乌孤载记》载：杀秦州刺史胡烈于万斛堆，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尽有凉州之地，武帝为之旰食。

²⁰ 《晋书·张轨传》

²¹ 《资治通鉴·晋记六》

²² 《晋书·张轨传》载：鲜卑若罗拔能皆为寇，轨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馀万口，威名大震。

²³ 《晋书·张轨传》载：封安乐乡侯，邑千户。

²⁴ 《晋书·张轨传》

²⁵ 《隋书·牛弘传》

²⁶ 李慈铭 《越缦堂读书记》

²⁷ 史亚军 《魏晋十六国河西著姓略论》

²⁸ 《晋书·张轨传》

保凉州，阴澹之力”的论断。尽管时有地方望族试图代张自立²⁹，但由于张轨军功卓著，余荫尚在，故高门望族又未形成如东晋的“主弱臣强”的局面，官府的命令仍具有显著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依然承袭了东汉的社会结构。此外，这一逐渐崛起的阶层和之后提及的河西文化繁荣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 凉州大马，横行天下

凉州虽以儒学留名后世，但在“礼崩乐坏”的两晋交界，政权存活的基础无疑是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于这一点，凉州具有先天优势。凉州古为游牧民族聚居地，畜牧业十分发达。早在汉朝，便有“凉州之畜为天下饶”³⁰一说。东汉时期频繁的反叛也说明此处之民风彪悍。这样的特性使得凉州在和平时期可为中央政府的肘腋之患。但在混乱时期，若能加以有效管制，亦能为立国之本。

张轨出刺凉州不久，八王之乱到达了其最高峰。与此同时，西晋的分裂也在大大加速。永兴元年，司马颖为应对王浚的威胁，授权刘渊回匈奴五部率领部众³¹，随后司马颖战败时刘渊并未伸出援手，转而于同年建立汉赵政权；同时，成都王司马颖因争权夺利而疏于管理封国，在西南一带，氐人李特及其子率领的反叛力量建立成汉政权；次年冬，陈敏在江东门阀的支持下，意图脱晋自立，重回孙吴时代。凉州近邻亦不太平。永嘉元年，秦州刺史被羌人所杀。³²史书中未见朝廷有何动作，张轨听从属下建议自行解决此问题。³³可以说，张轨具有割据的军事实力。而且，晋朝立国不久便因惠帝不理朝政致天下纷乱，百姓对晋朝认同感十分微弱，因而张轨亦不缺着割据的舆论基础。当时晋朝国祚将尽，反晋者风起云涌，内部斗争也十分激烈。若尊晋则需不时出兵救援，还有可能牵扯进皇室内讧，脱晋自保似乎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但张轨却做出了在当时与众不同的选择，仍然效忠晋朝。《晋书·张轨传》载：“于时天下既乱，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轨遣使贡献，岁时不替。”究其原因，张轨作为汉儒世家，深受儒家忠君观点影响，不愿冒险分裂晋朝。面对晋朝无力管辖河西的现状，张轨更可能计划踵窦融之迹，自保于河西，待中原稳定后归顺晋朝。³⁴只是他和他子孙从未能看到这一天。

八王之乱结束后，司马越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其与王衍在全国布置出一个宏大的战略防御计划。但由于内部斗争激烈，防御计划名存实亡。刘渊部下的王弥、石勒多次进攻洛阳，西晋疲于应对。³⁵同时，身处河西的张轨却积极给予人才、

²⁹ 《晋书·张轨传》载：晋昌张越，凉州大族，……阴图代轨。

³⁰ 《汉书·地理志》

³¹ 《资治通鉴·晋纪七》载：（司马颖）拜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

³² 《晋书·张轨传》载：永嘉初，会东羌校尉韩稚杀秦州刺史张辅

³³ 《晋书·张轨传》载：诸侯相灭亡，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

³⁴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窦融、张轨，始终一心以奉汉、晋，此固宜永终福禄、诒及子孙者也。

³⁵ 《资治通鉴·晋纪九》载：汉河内王粲、始安王曜及王弥帅衆四万寇洛阳，石勒帅骑二万会粲于大

物资援助³⁶³⁷，危急时直接出兵营救³⁸，多次有着雪中送炭之功。由此“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歌谣，传唱天下。朝廷给予不了张轨实际的帮助，但仍然层层为张轨升官以示嘉奖。³⁹诏书未至，洛阳便陷落于王弥之手。张轨迅速派出援军，⁴⁰并联合张寔、张瓌等人护卫秦王（后为晋愍帝）。⁴¹面对西晋苟延残喘下的混乱，张轨仍然有难必救，救生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⁴²而面对朝廷的多次名义上的封赏，张轨则是坚决推辞。⁴³有鉴于张轨多次为国纾难，张轨去世时，颠沛流离的朝廷仍然不忘封之为“武公”。此后，刘曜进攻长安时，张轨之子张寔亦派兵勤王⁴⁴⁴⁵，直至晋愍帝被杀，张寔“驰檄天下，推崇晋王为天子，遣牙门蔡忠奉表江南，劝即尊位。”为司马睿稳定南方局面、联合抵御北方胡人入侵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可惜，在外敌重重的情形下，一心热血抗敌的，往往都是与西晋权力中心无涉的人物。如地处偏远的刺史张轨，还有本文未曾提及的流民帅刘琨。永嘉之乱前夜，西晋帝国执牛耳者仍然在互相倾轧。戮力同心尚且力所不逮，何况兄弟阋于墙？司马越之弟司马模镇守关中，但试图据关中自立。⁴⁶洛阳城内，司马越和晋怀帝一向不和。永嘉三年，为钳制晋怀帝，司马越明目张胆地诛杀政敌，安排心腹⁴⁷，全然不顾城外胡人的巨大威胁。加上当时各种历史条件的综合，张轨、刘琨等人的努力可谓杯水车薪。朝廷没有实质上重视张轨的努力，仅仅是形式性地给予嘉奖。永嘉五年，几乎就在司马越最终赢得内斗的同时，永嘉之乱也爆发了。

4 永嘉之乱后的儒学传承

前凉政权的武功虽然可解西晋一时之急，但在豪杰并起的当年，这样的功绩并不突出，也没有能够成功挽救西晋的衰亡。但无疑，张轨及其子数次及时的出

阳。……王弥、石勒侵逼京畿。

³⁶ 《资治通鉴·晋记九》载：告以京师饥匮。轨遣参军杜勣献马五百匹。

³⁷ 《晋书·张轨传》载：永嘉五年，张轨遣治中张闿送义兵五千及郡国秀孝贡计、器甲方物归于京师。

³⁸ 《晋书·张轨传》载：遣北宫纯、张纂、马鲂、阴濬等率州军击破之，又败刘聪于河东。

³⁹ 《晋书·张轨传》载：帝遣使者进拜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封霸城侯，进车骑将军、开府辟如、仪同三司。

⁴⁰ 《晋书·张轨传》载：轨遣将军张斐、北宫纯、郭敷等率精骑五千来卫京都。

⁴¹ 《晋书·张轨传》载：又闻秦王入关，……遣前锋督护宋配步骑二万，径至长安，翼卫乘舆，折冲左右。西中郎将中军三万，武威太守张瓌胡骑二万，骆驿继发，仲秋中旬会于临晋。

⁴² 《晋书·张轨传》载：是时刘曜寇北地，轨又遣参军鞠陶领三千人卫长安。

⁴³ 《晋书·张轨传》载：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辞。……帝遣大鸿胪辛攀拜轨侍中、太尉、凉州牧、西平公，轨又固辞。

⁴⁴ 《晋书·张轨传·张寔》载：会刘曜逼长安，寔遣将军王该率众以援京城。

⁴⁵ 《晋书·张轨传·张寔》载：寔知刘曜逼迁天子，大临三日。遣太府司马韩璞、灭寇将军田齐、抚戎将军张闿、前锋督护阴预步骑一万，东赴国难。命讨虏将军陈安、故太守贾骞、陇西太守吴绍各统郡兵为璞等前驱。

⁴⁶ 《晋书·列传第七·宗室》载：东海王越表征模为司空，遣中书监傅祗代之。……（模）不就征。

⁴⁷ 《资治通鉴·晋纪九》载：越疑朝臣贰于己，刘舆、潘滔劝越悉诛播等。越乃诬播等欲为乱，乙丑，遣平东将军王秉，帅甲士三千入宫，执播等十余人于帝侧，付廷尉，杀之。帝叹息流涕而已。

击使得“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名号响彻中原。其足以自保的强大军事实力和相对安定和平的政治环境给予挣扎在中原战乱的百姓和士族以强烈希望。“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⁴⁸这样一首在西晋怀帝永嘉年间长安城里广为流布的歌谣，便是当时社会思潮的真实写照。此外，其“凉州大马”的忠心报国之举，和当时各方势力群起分裂晋朝形成鲜明对比。尽管百姓对晋朝的认同感并不一定很强烈，但这毕竟迎合了不少百姓的思安心理，也与儒家忠君的传统契合。加上张轨本身就出自儒学大族，其治下的凉州因而能得到当时中原儒学士族的认同。西晋灭亡时，前往凉州避难也就成为当时不同阶层人士的一个可行选择。总之，前文所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不仅是凉州军事实力的彰显和张氏一心报国的体现，在客观上亦是此后文化繁荣的基础。

当时儒学文化的核心在中原，且历经两汉数百年的发展，早已枝繁叶茂。八王之乱及随后的永嘉之乱年间，中原戎马倥偬。士族纷纷逃离，其去向很大程度决定了其后儒学的走向。尽管逃往东晋的士族占据主流地位，但西晋南渡士族为迎合当时的玄学风尚，有志于仕进者纷纷完成了由儒入玄的转变，余下人也逐渐没落。例如桓彝、谢鲲均在两晋之际由儒入玄，奠定了此后桓、谢高门的基础。这一点在田余庆所著《东晋门阀政治》中有详尽论述。此外，东晋家学传承，皇权衰微，因而官学不盛，传统的儒学士族难以在政治上进步，因而也就大多于史无名。以至终东晋南朝，儒学一直不盛。另一方面，永嘉之乱前后不久，中原一片混乱，滞留此地的儒学士族只求在十六国初期的战乱中保住自身，不具有发展文教的客观条件。种种因素叠加之下，在汉朝兴盛三百年的儒学在中原及江南大地上衰落了下来。但与此同时，河西一带却成为了儒学繁盛之地，时言“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⁴⁹

永嘉之乱前后，“中外避难来者，日月相继。”避难者来自中原各地，民族成分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在此处重演中原的民族冲突。为安置流民，张轨“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与此同时，张轨多次出兵“翼戴帝室”以稳定局势，并在此过程中提升了凉州在全国的威望。待政局稍稳定后，为保障大量涌入流民的经济生活，张轨采纳属下建议，恢复使用之前因战乱废止的五铢钱。⁵⁰这促进了河西的经济发展，也为其实现自身稳定，缓和流民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保障。一旦经济政治处于稳定，文化的发展便有了坚实的保障。官学与私学均获得了振兴。

前凉文化的发展首先离不开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张轨家世渊源悠久，其子

⁴⁸ 《资治通鉴·晋纪十二》，后有“及汉兵覆关中，因、羌掠陇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独凉州安全。”

⁴⁹ 《北史·文苑传》

⁵⁰ 《晋书·张轨传》载：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今中州虽乱，此方主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孙亦非等闲之辈。张寔“学尚明察，敬贤爱士”⁵¹，张茂“虚靖好学”⁵²，张骏“十岁能属文，卓越不羈”⁵³。此后河西地区的政权，统治者虽时为少数民族首领，但由于受到此处文教发达的影响，也大多知道文化教育对于其统治的重要性，如北凉沮渠蒙逊，《晋书·沮渠蒙逊载记》称之“博涉经文，颇晓天文，雄烈有英略，滑稽善权变”。因而得到本地高门望族的拥戴和四方学者的投奔。西凉初建，便“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⁵⁴。南凉虽开始“取士拔才必先弓马”，但很快也“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⁵⁵。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文化繁荣成为一道难得的风景线。

具体到前凉而言，前述张轨初至凉州便“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别驾在魏晋为州府中是总理众事务的官员，为刺史的副官⁵⁶。将儒家学者置于如此地位，足见张轨对儒学重视。这样的重视也在前凉政权中得到了贯彻，此后这个职位多由著姓担任。张重华时征祈嘉为儒林祭酒，“教授不倦，依《孝经》作《二九神经》”⁵⁷；张玄靖时征索绥为儒林祭酒，著《凉春秋》。⁵⁸因而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评论到：“永嘉之乱，中州之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继，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多士”的现象，与统治者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私学则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为流寓士族、一为著姓。流民中不乏汉朝儒学大族，但由于远离中原正朔，官修史书鲜有为其立传者，凉州史料则大多湮灭无闻。因而，从已有史料来看，流寓河西的中原士族的政治影响往往在几代之后进入方能显现出来。陈留江式之祖江琼在永嘉之乱后寓居凉州⁵⁹，此后六世江氏家族一直在凉州潜心发展儒家文化；出自河东裴氏的裴佗的六世祖裴诜是西晋太常卿，亦在晋朝之乱中避祸凉州⁶⁰。这一些人物虽在永嘉之乱时名望不显，但也具有深厚的儒学渊源。寓居凉州后，由于当地统治者开明的文化政策，这些士族较快地融入了正常生活。《晋书》中所列宋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馀人”⁶¹；郭荷“明究羣籍，特善史书。不应州郡之命”⁶²；《魏书》中宋繇“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⁶³。此类私塾大儒多来源于永嘉之乱及随后

⁵¹ 《晋书·张轨传 张寔》

⁵² 《晋书·张轨传 张茂》

⁵³ 《晋书·张轨传 张俊》

⁵⁴ 《晋书·凉武昭王（子士业）》

⁵⁵ 《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

⁵⁶ 黄本骥《历代职官表》

⁵⁷ 《晋书·列传第六十四 隐逸 祁嘉》

⁵⁸ 《十六国春秋别传 卷七 前凉录》载：绥家贫好学，举孝廉，为记室祭酒。

⁵⁹ 《北史·江式传》载：（江式）六世祖琼，字孟琚，晋冯翊太守，善虫篆诂训。永嘉大乱，琼弃官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

⁶⁰ 《魏书·卷八十八·列传良吏第七十六》：裴佗，字元化，河东闻喜人。其先因晋乱避地凉州。

⁶¹ 《晋书·列传第六十四 隐逸》

⁶² 同 60

⁶³ 《魏书·列传第四十》

的中原战乱，在凉州寓居期间著书立说，广招学士，因而儒学蔚然成风。

河西著姓虽在西晋时未大规模进入仕途，但此时其文化实力已经不可小觑。此时便已有“敦煌五龙”驰名于世，其中代表人物便是索靖。⁶⁴其“累世官族”，且“靖有五子，皆举秀才。”⁶⁵已符合东汉高门望族儒学传家的特点。这样的望族面对流寓而来的中原儒学正统，无疑并不采取排斥态度。这种本土大族与流寓士族的结合，构成了凉州地区私学发展的基本特点。发达的私学使得不少学术著作一一涌现，如张洛《凉记》、喻归《西河记》、段龟龙《凉记》、刘晒《敦煌实录》、索绥《凉国春秋》。这些作品虽大多散佚，但仍有不少遗珠被当时各大政权的史书收集，犹可一窥当时儒学的发达。

张氏当年出镇凉州，大兴文教时恐怕也没有料到，区区河西之地，居然成为了此后近百年间儒学的庇护所。无疑，张轨及其子孙开明的文化政策，能在后世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与其所在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河西在儒学上的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北魏统一北方，于时河陇士族的大量迁出，⁶⁶其中不乏高门著姓，如敦煌索敞、张湛，武威阴兴、段承根，金城赵柔、宗钦，流寓到河西的广平程骏、程弘，河内常爽。⁶⁷其中不少人进入了北魏政局，代表人物如前文所提江式：北魏平凉后献家藏书千余卷，成为北魏中书博士。⁶⁸由此凉州儒学回归中原，与在十六国时期固守中原的儒学士族一起，给历经百年战乱的中原注入文化复兴的动力，下启盛唐之先风。陈寅恪对此评论为：“其文化上续汉魏两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继后，继绝扶衰。”⁶⁹可以说，直至北魏时期，天下安定，凉州终于完成了其阶段性历史使命。

北魏统一北方后，河西的儒学便衰落了下来。在随后的盛唐，河西又恢复了中原与西域交通要道的地位。我们不难看出，河西作为文化交通要道的身份是其常态，而作为儒学兴盛之地则是其暂态。十六国时期儒学的繁盛除上述所说的因素之外，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也密不可分。在十六国的乱世中，中原四分五裂，河西地处边陲远离纷争，亦有较为稳定的割据政权盘亘一方，故此时虽然缺少了如汉唐时的大规模文化沟通，但四处流寓而来的学者及商人仍然承担起了文化交流的重任。而且与平凡时期的商旅通道不同，流寓而来并定居于此的人对凉州的文化影响无疑更为深厚。在这个文化激烈碰撞、社会却又较为安定之地，文化的发

⁶⁴ 《晋书·索靖传》载：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 靖少有逸羣之量，与乡人氾衷、张彪、索紘、索永俱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

⁶⁵ 《晋书·索靖传》

⁶⁶ 《魏书·世祖纪》载：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

⁶⁷ 李智君 《五凉时期移民与河陇学术的盛衰》

⁶⁸ 《魏书·列传术艺第七十九》载：凉州平，内徙代京。上书三十馀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馀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

⁶⁹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论稿》

展则为水到渠成之事。佛教在此处的兴旺繁荣可以作为这一论点的又一例证。⁷⁰

但不得不承认，凉州儒学的黄金时间并不长久。北魏平凉州之后便逐渐淡出历史的记忆。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方面是地理因素，凉州地处西域，天生就不适合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儒学⁷¹的发展。并且，儒家思想中家园思想极重。一旦中原安定，统治者开始注重发展文教，流寓学者便纷纷返回中原，凉州儒学人才大量流失。另一方面，凉州被中原统一之后，身处中原的统治者难以注重发展处于边陲的凉州的文化。况且，从比较优势的理论而言，统治者也更愿意将凉州视为交通要道而非文化重镇。最后，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凉州文化尽管十分兴盛，但仍然远远不能和中原地区儒学曾经以及此后的繁荣相比，其独特地位是在与十六国和东晋南朝的衰微相比的条件下的产物。在中原儒学蓬勃发展的盛世，史官的笔触很难“度过”玉门关。凉州在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属乱世下的偶然，未改变其作为文化沟通要道这一更本质的身份。直至今天，凉州仍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5 结语

本文简要分析了永嘉之乱前后凉州出现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举措。并联系了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带五凉的文化建设分析其“承前继后，继绝扶衰”（陈寅恪语）的独特历史地位，以及对这种地位的批判性分析。但是不得不承认，由于相关史料散佚，我们对河西地区在十六国时期的历史的仍然知之甚少，故本文也仅仅展现了此地灿烂文明的一孔。对河西地区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无疑有赖于史料的挖掘和考古方面的进步，仍然值得继续探讨。

⁷⁰ 本文未提及这一方面的问题。相关信息可参见张东所作《五凉佛教述论》。

⁷¹ 史仲文 胡晓文 《中国全史百卷本》中《农耕文明与儒家文化》